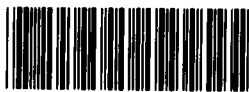


90年代的
《青春万岁》

许旭文 著
花城出版社

正是高三时





* T122914 *

许旭文 著
花城出版社

正是高三时



粤新登字 05 号

正是高三时

许旭文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 插页 190,000 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 - 23000 册

ISBN 7 - 5360 - 1792 - 8

I·1574 定价:11.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部中学生写中学生的长篇小说。

一群对人生懵懵懂懂、对爱情朦朦胧胧、对学业马马虎虎、对考试战战兢兢的准嬉皮士。

垮掉的一代，崛起的一代，可怜的一代，幸福的一代……

少男少女的心态实录，九十年代的《青春万岁》。

目 录

第一章 开学第一天

- 一、报国为师 (1)
- 二、记者新闻 (5)
- 三、美傲丹妮 (10)
- 四、苦恼学范 (15)
- 五、壮志凌云 (20)
- 六、自我介绍 (29)

第二章 重任谁堪当

- 七、一个难题 (38)
- 八、“民主选举” (41)
- 九、一个比喻 (46)
- 十、“强权结果” (49)
- 十一、教师节 (53)
- 十二、凌云生日 (55)

第三章 亚运风云起

- 十三、“亚运讲坛” (62)
- 十四、深夜心声 (65)
- 十五、超热效应 (69)
- 十六、整风运动 (73)

第四章 铜豆文学社

- 十七、妈屿岛上 (80)
- 十八、立名订纲 (88)
- 十九、“铜豆旋风” (91)

二十、何太匆匆..... (96)

二十一、试翼诗集..... (103)

第五章 范勤才事件

二十二、“海湾危机”..... (111)

二十三、壮士一去..... (113)

二十四、紧急会议..... (117)

二十五、“你在哪里”..... (119)

二十六、浪子新编..... (124)

二十七、有难同当..... (134)

二十八、沉默是金..... (139)

二十九、试亦战乎..... (145)

第六章 分班的故事

三十、爆炸消息..... (150)

三十一、风起高三..... (155)

三十二、两打二中..... (160)

三十三、人心惶惶..... (166)

第七章 爱恨两茫茫

三十四、烦恼除夕..... (173)

三十五、伤心除夕..... (178)

三十六、汕头文赛..... (185)

三十七、潮州春游..... (195)

第八章 又是学期初

三十八、还是分班..... (207)

三十九、亲心师情..... (212)

四十、再说班长..... (217)

四十一、芬芳憧憬..... (221)

第九章 多事毕业前

- 四十二、“魔术道法”..... (226)
- 四十三、赠言留念 (229)
- 四十四、“那个的信”..... (234)
- 四十五、联欢晚会 (239)

第十章 望天走地狱

- 四十六、“不怕牺牲”..... (247)
- 四十七、死水微澜 (251)
- 四十八、填报志愿 (255)
- 四十九、“决战”前夕..... (259)

- 我走我的路 (后记) (264)

第一章 开学第一天

一、报国为师

这就是高三〈6〉班了！

远远地望见“高三〈6〉班”的牌子，张老师不由得放慢了脚步，陈校长的话在耳边回响——

“现在的学生，难治啊！”

——难治？唉，什么难治？！学生就是学生，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学生总是指在学校读书的人，向老师或前辈学习的人。张老师自信理解学生，教了那么多年的书，有的是经验。现在虽说是改革开放了，学生的思想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再变也是学生，绝不会成为三头六臂的哪吒！学生就是学生，这所学校的学生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谈何难治？

张老师了解这所学校，挚爱这所学校。他对这所学校——汕头市××县第二中学是有感情的，50年代，20多岁的他就在这里任教了。后因他是地主出身，在“文革”中他被揪下了讲台。平反后，又因病休教，一晃就是30多年啊！他深深地热爱教育事业。他曾对妻子说：“我有两个情人。”等他妻子惊呆了，他才慢条斯理地

说：“一个是你，一个是教育。”的确，他一生和教育分不开。小时，被教育。长大了，第一个工作岗位，便是这所学校；在“文革”中，他虽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但他仍偷收了几个“学生”；休教在家，他成了左邻右舍小學生的“业余老师”；现在，他就要再次走上讲台了。教育真的是他的“情人”，他离不开她。这次重返岗位，就是他自己要求的。

当初，风华正茂，年富力强；而现在，已是50多岁的老头子了。弹指一挥间，岁月不饶人啊！张老师明白自己老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消极。他满腔热忱，满怀信心，要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多培养一些人才，对学校多做一些贡献。前几天，陈校长对他说：“经我提议，学校决定让你教高三应届文科班语文，兼任高三(6)班班主任。高三是中学阶段最关键、最艰苦的一年，教学任务繁重，你，顶得住吗？”

“顶得住。”为着这个过去的同事、现在的上司，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毫不犹豫。他不但充满信心，而且兴致很高，硬要陈校长带他去瞧瞧几年前才建的“高三教室区”。

这所学校对高三级高度重视，专门设置了一个“高三教室区”——它以九间成一排的平房为中心，前面、左面、右面有许多树、花圃，后面是一块空阔的“草地”。环境是优美而实用的。树可以纳凉，花可以观赏，而草地则可供散步、休息，更是读书的好地方，早上总有学生在那里晨读。它是“相对独立”的，周围没有任何教师、学生宿舍，和其他教室也相距甚远——可见学校的本意是要营造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创造一种浓烈的学习气氛，可谓用心良苦！——九间教室就是九个班：四班理科应届班、二班理科补习班、二班文科应届班、一班文科补习班。张老师教高三(6)和高三(6)两班文科应届班语文，兼任高三(6)班的班主任。“任重而道远”，张老师自知肩上担子的份量。

“叮铃铃……”校园中响起了悠扬的铃声。

哦，预备铃响了，就要上课了，新学期第一天的第一节课就要开始了。此时，学生在做什么呢？哦，一定是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师的到来。

想到又要再次走上讲台了，张老师的心情真有点激动，他真想大喊：“二中，我来了！同学们，我来了！”

张老师仿佛听到了热烈的掌声，他加快脚步，走向了那一排“宁静庄严”的平房，走向了平房的最末一间——高三（6）班的教室。

咦，怎么有噪声？怎么有这么大的噪声？

走近教室门口，张老师不由得愣住了。原以为预备铃响了，教室里应是鸦雀无声，全体同学都静静地等着老师来上课。可是……怎么搞的？学生在干什么？吵吵闹闹的！

“叮铃铃……”

上课铃响了，张老师走进了教室。瞬时，全教室都静了下来，静得连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出。

变得倒挺快的！张老师心中苦笑，默默地走上了讲台。

“起立！”随着一声低沉而有力的喊声，全班同学起立。

“老师好！”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动听的声音！多久，多久没听到这种声音了？很久，很久没听到这种声音了！

“同学们好！”

张老师的这一声不是很响亮，但饱含着深深的感情，它是发自心底深处的。他深情地环视着教室的每一个角落：熟悉而陌生的门窗，熟悉而陌生的黑板，熟悉而陌生的讲台，熟悉而陌生的课桌！而学生呢？张老师动情地望着讲台下 83 位学生：

每一张脸孔都是那么陌生！但每一张脸孔又都是那么可爱！孩子，你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他真想对这些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说声：“我爱你们！请跟我走！”

少男少女——祖国的明天！明天会更好，明天一定会更好！明天……张老师的心波澜翻涌，久久不能平静。

讲台下又有了噪声，张老师猛省起自己静静地站在讲台上已有好几分钟。这可是新学期的第一节课啊！这是一节班会课！是他和学生初步接触的一节课！是他准备和学生沟通感情的一节课！总之，这是一节十二分重要的课！

张老师早在几天前就想好了怎样利用这节班会课。他想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再让学生自我介绍。

“现在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教室里静了下来。张老师开始介绍自己：“我姓张名报国……”

张老师刚说到姓名，下面便有人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全班同学听见——

“报国无门！”

“哈哈——”全班同学大笑不止。

张老师万万没想到学生会冒出“报国无门”这么一句话，而且还笑个不停。他气得说不出话来，顺手抓过黑板擦往讲台上狠狠一击——

这是他的老习惯。以前他在上课时，学生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有人起哄。偶尔有吵闹，他就抓起黑板擦重击讲台。随着那一声“啪”，教室里便会立即静下来。

——这是他的“绝招”，一使就灵。大概是惯性的作用吧，几十年后的今天，他竟然不经意地用上了——

“啪！”

——黑板擦碰击讲台的声音的确很“肃杀”，惊心动魄，教室里立即静了下来。张老师在心里自我解嘲：没想到，尘封了几十年的“绝招”依然没有失灵。不错，“啪”，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确实震惊了不少人。可是，好景不长。不知哪位“高人”引用古语给此场面下

了评语：

“一座皆惊呢！”

于是，笑声又起，其轰轰烈烈的程度比起刚才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老师没想到介绍自己会搞成这种尴尬的局面。怎么会呢？以前可不会这样！

张老师清楚地记得，以前他也教过好几届高三语文。每届新生入学时，第一堂课他也都进行自我介绍。那时候，每一个学生都静静地听着，绝不起哄，有的女生还听得有点虔诚呢！可现在……唉！

“现在的学生难治啊！”陈校长的话又在耳边响起。难道现在的学生真的和过去的学生有天渊之别？不，不可能，绝不可能！不同是有的，但只是一点。学生就是那个样子，这生在“文革”中、长在改革时代里的一代也不例外，他们和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那么，为什么他们那么不尊重老师？嘴里怎会冒出那样的话来呢？为什么？！为什么？！

张老师百思不得其解。他哪知道，他未来教室前，已成了“新闻人物”，学生已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二、记者新闻

李达明一进教室，便大叫大嚷：“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本来，新学期伊始，不少同学在假期里很少见面甚至没有见面，正在互诉别后衷情。三五成群，吱吱喳喳，谈得不亦乐乎！被李达明这一声大叫，全都静了下来，把眼光全投在李达明身上。范勤才更是反应强烈，冲着李达明说：“大记者，什么新闻？什么新闻？”

“大记者”是李达明的绰号。陈校长是李达明的舅舅的妻兄，而教导主任庄辉林是他的姑丈的同学，所以他的“小道消息”特别多，

时常有“新闻”报道。加上他立志“拼个粉身碎骨也要当一名集采、编、播于一身的记者”，所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锻炼自己，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具有“李达明特色”的报道形式。故得了个“大记者”的雅称。当初范勤才送给他这一雅称时，他曾表示“强烈抗议，激烈反对，坚决斗争”，并发表了一番关于乱起绰号的危害的高论。但最终表示“回天无力”，放弃斗争，“不得已而受之”。于是，从此以后，“李达明”便和“大记者”等同了。

此时，“大记者”见有人捧场，更来了劲。快步走向座位，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双手放上课桌。架势摆好了，又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以表明他即将报道了。做完了这一切，“大记者”才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报道起来：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报道新闻，现在报道重大新闻。”

“大记者”又清了清嗓子，扫视了听众一遍，觉得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于是，更加声情并茂，抑扬顿挫：

“公元1990年9月1日，中国广东省汕头市××县第二中学高三(6)班将迎来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新班主任。他——”大记者猛地煞住话头，换用了一种轻轻的但又保证每个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你们猜他是谁？”

“大记者”很为自己这个巧妙的设问而得意，左顾右盼，好像自己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如果他本人不想解答的话，那么上帝非得再造一位“陈景润”不可，否则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解不了的“哥德巴赫猜想”。但是，正当他得意地等着同学们说出一个个注定错误的名字时，冷不丁有人大声说：

“有屁快放！”

这样一来，便自然而然没人去猜想了。“大记者”脑子里“轰”地一声巨响，热血直往上涌，他觉得自己伟大的提问不管多么巧妙，都因为这四个字而变成了阿Q临死前所画的圆圈，不管多么“大

团圆”都遭受了“微尘进散”的命运。

这四个字可恶可恨，说这话的东西恶毒凶残、卑鄙下流……总之不是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忍无可忍，“大记者”一声大吼：“这句根本够不上最低水平线的屁话是哪个白痴说的？”

其实，听那声音，再翻阅高三〈6〉班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大记者”完全明白那是他们班最漂亮的女生说的。

她叫李丹妮。此时见“大记者”兴师问罪，毫不畏惧，冷冷地说：“是我——李丹妮！如何？”说完，瞪了“大记者”一眼，摆出一副“开战”的气派。“大记者”竟然气结舌硬，老半天说不出句话。

李丹妮见占了上风，立即穷追猛打，从牙缝里挤出六个字：“白痴的亿次方！”

这还了得，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耻辱。“大记者”“啪”地站了起来，准备奋起“抗战”。

眼看一场“舌战”就要金鼓齐鸣了。范勤才连忙站了起来，充当了他极少充当的角色：“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头上能跑马’，大记者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好男不跟女斗，何须跟她斗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范勤才边说边拍拍“大记者”的肩膀，顺势把他按在凳子上。“大记者”虽然自恃口才过人，但自知比起伶牙利嘴的李丹妮还技逊一筹，于是见好收篷，表现出男子汉的风度，主动停战。

风波平息，范勤才立即问：“新班主任是谁？继续报道吧！”

范勤才一向喜欢看别人吵架、打架，觉得这些都是“好戏”。但他也很爱听小道消息，比如“大记者”的“新闻”。刚才“大记者”那句设问恰好吊了他的胃口。既想看好戏，又想听新闻。这本是左右为难之事，可范勤才却马上作出了选择。他想起了孟子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显然，这类“好戏”以后有得看，而这类新闻却是难得有。“好戏是鱼，新闻是熊掌”——这个概念立即在范勤才脑中形成，他马上作出决

定——“舍好戏而取新闻”。所以，他充当了“和事佬”。

“大记者”见范勤才这么“热心”，劲头更是十二足，重又得意洋洋：“我不说你们是猜不到的。他是新来的，50多岁，一个糟老头子。身体特‘窄’，像根麻杆一样。嘻，你们猜他叫什么？嘿，姓张名报国……”

哄堂大笑把“大记者”的报道打断。一时议论纷纷：

“这名字土得掉渣！”

“嘿，怪趣味！一颗红心，满腔热血。”

“哎，想必他是因一心报国，呕心沥血而累成了麻杆。”

……

“安静，请安静！”“大记者”直拍桌子。

议论一番，大家又静下来，听“大记者”继续报道。只见“大记者”两手叉腰，冲着大家扯开嗓子大吼：

“报国累成麻杆？扯淡！发哪门子的白日梦？真他妈见了大头鬼！”

“大记者”越说越来劲，指着教室角落里的扫把权当“麻杆”：

“很早他就在这所学校任教了。但因他祖宗十八代都是恶霸地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被掀下了讲台，差点被毛主席的红小兵革了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落了个大病。平反后，又病休在家。现在是第二次出山了。你们想，他能有多少时间报国？”提出这个强有力的反问后，“大记者”开始致结束语，“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报道完了，这次新闻成功地报道完了……”

“谢谢收听，非常谢谢收听！”范勤才素来是“大记者”的忠实听众，自称为“超级影迷”，对“大记者”的报道特色自是了如指掌。所谓“李达明特色”的报道，乃是先致开场白，再进入正文，最后才致结束语。而开场白和结束语均运用了递进的复句关系和反复的修辞手法。正文则不时要来个巧妙的设问或者强有力的反问。这一

套形式范勤才很熟悉，所以听到兴起，忍不住代为结尾。

范勤才话音一落，大家便就“大记者”刚才的报道展开了讨论——

“应该说，‘报国’这名字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周厚大抢着发表“高见”。

“张报国想报国而不能报国的悲剧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许凌云徐徐地说。

“不过，现在他总算可以报国了。”陈敏丽笑着说，好像很为张报国高兴。

“我看也未必，糟老头子糟老观点，横竖逆潮流而走，不知报哪门子的国？”范勤才自然不甘落后。

……

最后，蔡先开站起来总结。蔡先开绰号“评论家”，别人议论什么他从不插嘴，可是他静静地听，博采众长，最后总是来一番够水平的总结。在不断的磨练中，他也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评论，其影响不亚于李达明。若干年后，假如高三(6)班载入史册，那么，“大记者”和“评论家”可说是“日月同辉”，“共领风骚”。

正是因为蔡先开在班上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他一站起来，大家便静了下来，准备专心聆听那富有魅力的评论。作为“评论家”，蔡先开一向不会令人失望，这次的总结依然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绘声绘色：

“现在我毛遂自荐，就大家刚才的议论进行一番小结。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和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反映时代的特征。现在是1990年，张报国50多岁，由此可推知他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制造侵华事件，乃至发展到1937年全面侵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历来有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为人父母者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能杀敌报国，扬我国威，振我国力。所以多给儿女取了最能体现

这种情感的名字，如‘报国’、‘爱华’、‘卫国’、‘美华’……可以说，名字是跳动的时代脉搏。至于想报国却不能报国的悲剧，乃是阴差阳错而造成的，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它也将是‘史无前例’的。这样的悲剧是不会重演的。历史是在反思中发展的。这就是我要谈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体男生集体鼓掌三次。可就在这时，李丹妮又泼了冷水，只见她摔摔她那乌黑的长发，重重地“哼”了一声，“甩”出了两个字：

“臭美！”

这是对全体男子汉的侮辱，立时群情激愤。范勤才率先回击：“头发长，见识短！”

“就是。小娘们懂个屁！”彭立勇立即呼应。

“大记者”联想到“有屁快放”那四个其毒无比的字，恨得牙痒痒。“旧仇未报，又添新恨”！“此仇不报非君子”，他觉得应该用一句鼓动性的话使大家怒上加怒，于是他质问李丹妮：

“Miss Li，你为何老跟男生过不去？”

这句话没错，李丹妮确实老跟男生过不去，这和她的成长过程不无关系——

三、美傲丹妮

李丹妮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爸妈都是重点中学的教师。她是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

她从小就眉清目秀，惹人喜爱。一张长圆脸，一只细鼻子，生得唇红齿白，长得娇娇嫩嫩。她确实是很“脱俗”的。亲朋邻居见了总要摸摸她、搂搂她，一个劲地对她爸妈说她“趣味”、“生好”。她跟爸妈上街，在市场、商店，陌生人都忍不住对她爸妈说：“这个姿娘仔（潮汕地区对女孩子的叫法）真生好！”每当这些时候，她爸妈脸上